

理想的象征。这张床代表着“对理想友情的期待”，是他为高更、为理想的“画家之家”所留下的位置。

1888年2月19日，梵高登上了开往阿尔勒的火车。他南下的原因众多：一方面，他与弟弟提奥都看好这个阳光充沛、充满异国情调之地所蕴含的艺术商机；另一方面，他也相信那里的环境对自己的健康大有裨益。对身处巴黎的梵高而言，南法如东方般耀眼，又更易抵达，也许还能吸引高更的到来。10月中旬，他给高更寄去一封信，随信附有一幅描绘自己卧室的草图，并详细描述了画作的色彩：除了被罩醒目的红色，画中其余的颜色柔和克制。正如梵高所说，这是一幅简单的画，试图“表达一种绝对的停息”，但加剧的透视效果却为画面注入了一丝不安的情绪。高更也是一个有些孤僻的人，他对梵高的精神状况亦有所疑虑。但还是被说服了，并在那里共同生活了几个月，直到发生那场著名的事件——梵高在那个夜晚割下了部分耳朵。最终，他与高更的情谊也在阿尔勒以悲剧收场。

“在这里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也是梵高的纯粹性——他知道如何直击要点，绝不喋喋不休。对一个被视为疯子和表现主义先驱的艺术家而言，我希望观众记住



左图：
文森特·梵高
《自画像》
1887，布面油画
© photo：
Musée d'Orsay,
Dist. RMN-Grand
Palais/Patrice
Schmidt

的，是他内在的清明与克制。”据盖冈介绍，梵高在1888年11月至1889年夏天之间创作了三件《阿尔勒的卧室》，眼前这件来自奥赛馆藏是最后一件，也是梵高为他的母亲和妹妹所作。在这个版本当中，右方墙上挂的两张肖像中，左边的一幅让人想起梵高的《自画像》。有趣的是，在展览的这件《梵高在阿尔勒的卧室》边，就悬挂着梵高的《自画像》。

梵高的《自画像》可被视作他与精神分裂症持续抗争的证明。1886年至1888年间，梵高寓居巴黎。在此之前，他似乎从未绘制过任何自画像，无论是素描还是油画。而在1890年5月中旬离开普罗旺斯地区圣雷米的精神病院之后，他也不再绘制自画像。这位年方30的荷兰画家在抵达巴黎并进入科尔蒙的画室后，决定以绘画作为表达自我主张的方式。其最早的几幅自画像

便完成于该时期。1887年春，梵高开始采用点彩派的技法，描绘了自己身着翻领夹克、目光炯炯的样子。同年年底，他进一步简化画面，增强纯色对比，在面部周围营造出一种光晕效果。埃米尔·贝尔纳将之称为“燃烧的脸”。而在前往阿尔勒之后，梵高仍延续了这种创作手法。可以说，这幅《自画像》以炽烈有力的肌理与雕塑般的质感揭示了艺术家的内心情感状态。

回溯印象派的世纪旅程

克劳德·莫奈被广泛认为是“印象派”的开创者，其艺术革新在于将自然风景转化为主观感知与瞬时经验的记录。此次展出的《夏末的干草堆》不仅象征法国乡村图景，更通过色调层叠与光线流变，揭示出时间与季节对视觉经验的持续塑造。“干草堆”这一母题或许最能体现永恒的乡村风情，并折射出与之相关的法国社会面貌。自19世纪八九十年代起，莫奈专注于若干系列主题的创作，而“干草堆”正是最早令其名声大噪的系列之一。这些被视为法国国家象征的形象，被笼罩在万千对比色调之中，呈现出不断变化的光线和时间。时间的尺度可以无穷小，也可以无限大，然而将两者结合在画中却